

賓州大學博物館亞洲佛像陳列館考察記

以東魏北齊造像為例

● 陳清香

八月三十一日，我參加了劉勝欽學長的追思會，回憶二、三十年來，每年在慧炬定期召開的各式董理監事會議，或是在臺灣南北各地舉辦活動時，總是與學長共同出席，共聚一堂，而學長在會中侃侃發言的神情，歷歷在目。感念學長對慧炬機構的長期用心，而今離去，真令人不捨，但祈往生西方，花開見佛，乘願再來。

追思會後次日，雖時序已入秋季，臺北依舊酷暑高溫，搭機飛離寶島，遠赴美東的賓夕法尼亞州，進入費城後，氣溫稍降。九月初，趕在大學開學授課前，為探視遷離波士頓，入住費城的女兒景欣一家人，舉家同行做了一趟賓州費城之旅，在兩週參訪的過程中，印象深刻者，如美國獨立紀念館、賓州大學圖書館與博物館等。

美國獨立紀念館（Independence Hall），又稱獨立廳，位於賓州費城，為一棟喬治風格的紅磚建築物，建於一七三二年至一七五三年之間，由愛得蒙·伍立（Edmund Woolley）和安德魯·漢密耳頓（Andrew Hamilton）設計，伍立主持修建，建築物最高處距離地面四十一公尺。最初建物是做為殖民當局的州議會議場，兩側有舊城廳與國會廳兩棟小型建築。美國獨立紀念館是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北美十三州代表簽署美國獨立宣言的所在地。一七八七年，美國憲法也在此制定。一七九〇年至一八〇〇年，費城為美國首都，美國國會亦設在此處。一九七九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美國獨立紀念館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

賓州大學的考古與人類學博物館，內容收藏來自地中海與近東的埃及、美索不達米亞等地之挖掘

物，以及南亞、東亞、非洲、中美洲的文物，還有美國原民文物。其中屬於亞洲的部分，包括中國、日本、東南亞、南亞等地的文物超過兩萬五千件，大部分存在倉庫，僅約百分之一展示出來。眾多館藏文物裡，中國古代佛教雕塑所佔數量極高。

當日赴館參觀時，便進入那座位於中央的圓形主體建築，此建築頂部為半圓球體覆蓋之，自室內往上視之，半圓球體藻井，高廣壯闊，而圓形的地面則陳列著自漢魏南北朝以下歷代的佛教石刻。在天窗射入的光線



圖一：東魏武定四年釋迦佛像

照映下，高高低低站滿一室的石碑與石刻佛像，有特殊的韻味。（見封底圖）

由入口處踏進圓形陳列室，首先是兩尊高高的護法神將，兩眼圓瞪，身上甲冑，手按住寶劍，一派威武的氣勢。再向遠處對牆望去，對門兩側圓弧形的牆面上，緊貼著兩幅壁畫，是南宋或元代在河南佛寺裡的殿堂壁畫，兩幅壁畫上端均以釋迦世尊說法為主題，法相莊嚴。世尊的左右及下方，畫了菩薩像，寶冠高聳，瓔珞垂胸，天衣環繞，裳服曳地，在淡雅色澤的暈染下，表現出宋元之際，佛畫線條與用色的美感。

自遠處的壁畫收回視線，就石碑像檢視之，或一尊尊完整的佛菩薩像，或線刻畫相，或浮雕石碑座像，或整塊大型石碑，其前後兩面及左



圖二：北齊武平六年造像碑（正面）



圖三：北齊武平六年造像碑（背面）

右側面，均雕滿了不同題材的佛教造像。雖不少石像是殘損不全的，但均珍貴無比。今僅就所展示的石佛中，舉東魏、北齊的造像數件細述之。

以東魏造像為例，一尊高大的釋迦世尊立像，頂上髮髻高聳，法像面龐略為清瘦，長頸削肩，身著披掛兩肩、褶紋厚重的袍服，敞開前胸，中衣結帶，下裳垂及足踝，雙手一上一下，手掌厚實，掌心向外，結施無畏印、與願印，雙腳赤足立於蓮花座上。釋迦佛的光背雖然殘損，但仍可讀出其華麗的紋飾，佛像頭部後方中心的頭光為蓮花紋，其次圈為卷草紋，而身光外圍突刻線條堆出化生童子、蓮花紋、博山爐、赤博大力士等，最外圍為火燄紋。（圖一）這是東魏典型的秀骨清像，褒衣博帶式樣，佛像背後有佛傳故事浮雕，並有武定四年的年款，可知製作於西元五四六年。

再以北齊的造像為例。

一件來自河北響堂山，刻於北齊武平六年（西元五七五年）的大型石碑，高度接近二百公分。石碑正面畫分四格，由上而下，依次最頂上格為浮雕天宮景象，其次格正中刻華麗的帷幕，帷幕內釋迦五尊像，世尊端身正坐於中央，兩手一上一下作說法式，兩旁各二尊立姿脅侍菩薩，帷幕外左右側為飛天護法。第三格分為左右兩格，右側主尊為坐佛五尊像，左側主尊為坐菩薩五尊像。第四格主尊為半跏坐姿的彌勒菩薩像，其左右各有站姿的脅侍像各三尊，第四格以下為銘文碑記。（圖二）

此碑背面，分三格，最上端第一格釋迦五尊像，中間第二格上端刻幕簾起伏相接，幕簾下右端一位高舉羽扇的跏趺坐者，似是維摩詰居士。左端為擎著蓮花莖作跏趺坐者，似是文殊菩薩。而畫面正中三排聽法群眾，或正面或側面，均跏趺坐，此主題為〈維摩詰經變相〉，其造形與布局均十分特殊。下端第三格在紋飾環繞的寬廣尖拱形面額下，刻釋迦、多寶二佛並坐像，是出自《妙法蓮華經》〈見寶塔品〉的情節。（圖三）

另一件龍形龕碑，也是北齊時代所刻，頂上作半圓球形，上刻三對六條龍盤環自頂至左右側，龍口一致下垂至碑緣兩側。而半圓龍形紋飾之下，則刻了〈維摩詰經變相〉，此畫面右端的維摩詰居士居於帷幕之室，側身半跏倚坐，執扇於床緣，身後有侍者。畫面左端的文殊菩薩，雙腿交盤，坐於蓮花座上，兩手一上舉一撫膝，兩旁無數侍者與聽眾，畫面中央有飛天捧供物乘著雲朵飛來。整體畫面結構與人物姿態，和前一石碑的〈維摩詰經變相〉相比，大異其趣。

此石碑在〈維摩詰經變相〉下端，間隔著一段浮雕伎樂天人舞蹈彈奏帶，便到了石碑像的主軸——「釋迦說法圖」。正中刻以釋迦坐姿為主尊的九尊像，釋迦左右為迦葉、阿難二弟子，再兩側分別各為雙髮髻與高髮髻的二菩薩像，最外側則為不附頭光的弟子像。（圖四）

而最精彩者，為釋迦尊像前的供物，一朵大蓮華形博山爐置於其正中，支撐蓮華博山爐的底莖部，又向左右串出支莖，分別長出蓮葉



圖四：北齊天保二年造像碑

與含苞待放的蓮蕊，包圍著至尊供物「蓮華博山爐」，在底層水波的襯托下，形成華麗璀璨的美感，尤其博山爐左右兩側，刻畫著兩隻獅仔，鬃毛金絲佈滿全身，一呈正面觀，一作側面觀，畫面下端左右兩腳踝處，刻著身上環繞著天衣的供養天人，增添壯闊動感的氣勢。（圖五）

回顧歷史上的東魏與北齊，原由北魏分裂，在高歡的挾持下，東魏孝靜帝遷都鄴城，在位時，即以佛教政策治國，全國興建佛寺三萬餘所，度僧尼二百萬人，西域高僧齊集鄴城，從事講經、譯經。十六年後，高洋繼位，是為北齊文宣帝，更大量興建佛寺，普度僧尼。根據統計，當時鄴城略有大寺四千座，僧尼八萬，講席二百多處，每次參與講習之聽眾達萬人之多。

北齊文宣帝在位時所開鑿的石窟，如鼓山石窟寺，即今響堂山石窟，位於鄴城西北，由「昭玄大統」法上主持（編者按：據《續高僧傳》卷八〈法上傳〉所載，北齊文宣帝於天保二年——西元五五一年，設立十統之職，任命僧人法上為十統之首，稱為昭玄大統，其餘九人稱為通統，合稱昭玄十統），有高僧法願及圓通住在寺內。北齊文宣帝所造佛寺如雲門寺，位於鄴城西南龍山，造於天保三年，任命僧稠為住持，有僧人千名在此修行。又如大莊嚴寺，建造

於天保九年十二月，有北齊義學高僧、子弟、出家眾千餘人，居士五百人，由曇衍主持，文宣帝曾請曇衍在寺中開講華嚴十地。當時鄴城是繼北魏的洛陽成為國際佛教的中心。

文宣帝又將全國的稅收分成三分，一分國用，一分建寺度僧，另一分自用。又於天保年間下詔斷酒肉，天保八年詔禁取蝦蟹蛤蜊，只准捕魚，又不論公私禁絕以鷹、鷄獵狩。



圖五：北齊天保二年造像碑的蓮花形博山爐

由於大量的建造佛寺，也必大量雕造佛像，北齊國祚不長，但所造佛像數量之多，實冠於他朝。今日所遺，除響堂山石窟之外，山東青州石佛所發現的數量，已令人矚目，而近年更有鄴城的新發現遺品，數量更是可觀，足以印證文宣帝的造佛措施。

東魏時代的造像風格，因受南方玄學影響而形成秀骨清像，褒衣博帶式樣，到了北齊，逐漸改變成為豐潤圓滿、薄衣透體的新風格，此反映了印度笈多式樣的流行，尤其將鄴城皇宮委婉而華麗的裝飾紋樣，表現在石碑主尊佛像的四周，別有一番北齊宮廷的美感。

就雕刻題材而言，是反映了北朝後期《維摩詰經》、《法華經》的流傳，也印證了三世十方華嚴法界思想的表現。

回想民國八十六年夏天，臺北的國立歷史博物館曾盛大舉辦一項「北朝佛教石雕藝術展」，共展出石雕精品七十餘件，其中屬於東魏北齊的作品，佔絕大多數。今日有幸在賓州大學博物館，再度欣賞相同時代的石佛作品，雖作品不同，但風格相似，仍有故人重逢的親切感。🕒